

中國美術分類全集

# 中國漆器全集

3 漢



中國漆器全集編輯委員會 編

中國美術分類全集

中國漆器全集

3

漢

工  
五  
二  
七  
二  
三

中國漆器全集編輯委員會編

本卷主編 傅舉有

中國漆器全集編輯部

主審 黃迺杞

副主審 朱羽

出版者 福建美術出版社

(福州市東水路七十六號)

製版者 蛇口以琳彩印製版有限公司

印刷者 深圳中華商務聯合印刷有限公司

裝訂者 深圳中華商務聯合印刷有限公司

發行者 福建省新華書店

一九九八年八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編號 ISBN 7-5393-0738-2/J · 716

國內定價：叁佰玖拾捌圓

版權所有

中國美術分類全集

中國漆器全集  
第3卷 漢

## 凡例

- 一 《中國漆器全集》為《中國美術分類全集》的組成部分。共六卷，即先秦、秦、漢、三國——元、明、清。
- 二 本卷為漢代各類漆器。
- 三 本卷內容為三部分：（一）專論，（二）彩色圖版，（三）圖版說明。
- 四 本卷各類漆器，均從全國各博物院、館，文物考古研究所、文物管理委員會、文物管理所和圖書館精選收錄。
- 五 本卷選錄的漆器按年代次序編排。同一墓葬出土的漆器排列在一起。
- 六 為使漆器名稱規範化，本卷選錄的漆器，根據編者所擬的標準統一定名。
- 七 為方便海內外學術界讀者，中文版全部用繁體字編印。

# 中國漆器的巔峰時代

## —漢代漆工藝美術綜論

傅舉有

中國在新石器時代發明漆器以後，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初生的漆工藝，就像早晨初昇的太陽，不斷昇起。大約經過了五千年左右的蓬勃發展，到中國歷史上最強盛的西漢時期，它如日中天，發射出最大的光和熱，進入了中國漆工藝史上最燦爛輝煌的巔峰時代！

### 一、漢代漆工藝昌盛繁榮的景象

漢代是我國漆器燦爛輝煌的時代。

漢代文獻中，有大量關於漆器繁榮的文字記載。當時人們滿懷激情地描述它，用世界上最美好的詞句來歌頌它。如司馬遷的《史記》記載說，全國各地市場上，都有「木器髹者千枚」，「漆千斗」，漆器已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還出現了「陳、夏千畝漆」<sup>①</sup>這樣大規模的商品生產基地。張衡《南都賦》說：「其原野則有絲漆麻紵」<sup>②</sup>。揚雄《兗州牧箴》也說：「草繇木條，漆絲繩綺」<sup>③</sup>，漆絲繩綺正是製造漆器的主要原料。《史記·貨殖列傳》說，「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鹽鐵論·本議》說，「隴蜀之丹漆旄羽」，「兗豫之漆絲繩綺」，是全國著名的。當時各地的公私漆器作坊，也如雨後春筍，層出不窮。揚雄說蜀郡成都的漆器作坊，「雕鏤鉗

器，百伎千工」<sup>④</sup>，其規模之大可以想見。當時的器具，凡是可以漆製的，無不製成漆器。人們普遍使用漆器。《鹽鐵論·散不足》記載：「今富者銀口黃耳，金罍玉鍾；中者舒玉綺器，金錯蜀杯」。「良民文杯畫案」，「塗屏錯跗」，「彩畫丹漆」。說富裕和小康人家，都大量使用高級漆器。

《鹽鐵論》說，漢代漆器乃「養生送終之具也」<sup>⑤</sup>。人們不僅生前大量使用漆器，讚美漆器，而且，死後還要用大量漆器殉葬。半個世紀以來，我國考古工作者發掘了數以萬計的漢墓。發掘資料表明，漢墓隨葬了大量漆器。尤其是西漢墓，凡是能夠保存漆器的中等規模以上的墓葬，其隨葬品，多數是以漆器為主；那些不能夠保存漆器的墓，除一部分墓的漆器全朽不留痕跡外，也還有相當一部份墓葬，殘存大量漆皮和漆器痕跡，以及大量漆器的金屬配件、玉石珠寶嵌件和裝飾物。如湖南長沙望城坡古墳西漢墓，出土隨葬品二千多件，其中漆器佔去了一千五百多件<sup>⑥</sup>；長沙馬王堆三座西漢墓出土漆器七百多件<sup>⑦</sup>，廣西貴縣羅泊灣西漢墓出土漆器七百多件<sup>⑧</sup>，四川綿陽永興雙包山二號西漢墓出土漆器五百多件<sup>⑨</sup>，安徽巢湖放王崗西漢墓出土漆器三百多件<sup>⑩</sup>，湖北江陵高台二八號西漢墓出土各類器物二五〇件，其中漆器佔二三〇件<sup>⑪</sup>。其它西漢墓隨葬品的情況，大都類此，即多數大中型墓，都是以漆器為主要隨葬品。幽靈世界只不過是現實世界的模擬，說明漆器在西漢人們生活中，佔有多麼重要的地位）

由於漢代漆器生產的空前繁榮，所以漢代有不少帶漆字的地名，如「漆園」、「漆里」、「漆亭」、「漆縣」等。

漢人普遍使用漆器，從事漆器生產的利潤豐厚，因此各行各業紛紛轉向漆業，農民大量湧入漆業。如東漢崔寔《政論》說：「農夫掇來而雕鏤」。《後漢書·申屠蟠傳》記載：「蟠家貧，佣為漆工」。因此，在全國各地，形成了一支龐大的漆工隊伍。如成都一地，「雕鏤鉗器，百伎千工」<sup>⑫</sup>。但是，從事漆器生產，對於有些人是

容易得病的。《髹飾錄·序》說：「漆身為癩狀者，其毒耳。」對漆過敏的人，易患漆瘡。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一部西漢醫書《五十二病方》，記載了漢代人們的主要疾病，以及治療的藥方。書中有一章標題叫「髹」，即「漆」，是專門醫治因漆而發病的各種醫方<sup>(13)</sup>。說明西漢社會上從事種漆和髹漆的人極多，以致於「漆」這種職業病，已成為當時社會上的主要疾病之一。

長沙馬王堆漢墓醫書記載，漢代已有了漆行業的崇拜神：漆王。如該書有一個祝由方說：「噴，漆王，若不能漆甲兵，令某傷，雞矢鼠壤塗漆王！」這說明西漢已有了人們崇拜的「漆王」偶像。西漢漆神的出現，也正是西漢漆器工業高度發達在意識形態上的反映。

漢代前後四百多年，雖均屬中國漆器的鼎盛時代，但西漢漆器已達頂峰，物盛必衰，自然之理，考古資料表明，東漢漆器，已有開始走下坡的跡象。這主要表現在東漢墓漆器隨葬品有所減少，如一墓出土數以百計漆器的情況，要比西漢墓少得多。目前我們能見到的，主要是西漢漆器，東漢漆器是很少的。也許這中間有別的原因，如東漢磚室墓在南方普遍的興起，而磚室墓是無法保存漆器的<sup>(14)</sup>；又如，東漢瓷器已經出現，它或多或少會影響到漆器的統治地位。

## 二 應有盡有的品種，豐富多彩的造型

考古發現漢代漆器數以萬計，其數量之多是空前的。不僅如此，漢代漆器品種之齊全，造型之豐富，也同樣是漆工藝史上首屈一指的。

從漢代漆器的胎質來看，種類是非常之多的。當時各種質料的器物，都可以髹漆。據初步統計，有木、麻布、竹、陶、銅、鐵、角、皮、繒帛、藤、骨、石、金、銀、鉛、象牙、玳瑁等胎質。漢代漆工藝好像是一種普照的光，給許許多多的器物抹

上鮮艷的顏色，披上美麗的外衣。

中國有過輝煌的青銅時代，那是在商周時期。到了漢代，人們認為青銅器雖然能鑄造出奇巧的造型、精緻的紋飾，但是，它的顏色太單調，於是，人們從愛美的角度出發，給青銅器髹漆繪畫，裝飾打扮，老氣橫秋的青銅器，一下子「年輕」了許多，變成了顏色鮮艷，光彩煥發，多姿多彩的漆器了。髹漆後的銅器，還可以防止表面鏽蝕，經久耐用。

銅胎漆器雖然在戰國時已經出現，但只有到漢代才真正流行。考古工作者發現了許多漢代銅胎漆器。一九三八年，蒙古伊克昭盟伊金霍洛西南地方的漢墓，出土了銅胎的漆鼎、漆壺、漆鈎、漆甌等，紋飾有狩獵紋和鳳紋。近半個世紀以來，考古發現的銅胎漆器就更多了，其中最精彩的，有廣西羅泊灣漢墓出土的銅胎漆筒（圖五五）和銅胎漆盆（圖五六），以及山東諸城漢墓的彩繪銅胎漆壺<sup>⑯</sup>。

陶器曾經是人類童年就開始使用的器物，並且有過輝煌的彩陶時代。但是，用顏料彩繪，因黏附力差，極易掉色、剝落，隨著社會進步，彩陶時代終成過去。

陶器髹漆的歷史雖然悠久，新石器時代就有了，但那時漆的生產量太少，人們不願把珍貴的漆用到陶器上去。到了秦漢，漆的產量大增，秦二世皇帝竟然想要用漆來髹城，漆產量之大，就可想而知了。到了漢代，漆的種植和製造有了更大的發展，為陶器髹漆創造了條件。在陶器上髹漆，使暗色的陶器，變得顏色鮮艷，光彩照人。考古工作者發現了許多漢代陶胎漆器，如山東臨沂銀雀山四號西漢墓，出土的陶胎漆器多達二十一件，它們表裏均髹紅褐色漆，器形有鼎、盒、壺、盤、匜等（圖一四二—一四四）。

木胎漆器是漢代以前幾千年的主要傳統。漢代漆器仍然以木胎為主。但是，這時木胎的製法多種多樣。西漢早期漆器多為斫木胎和旋木胎，即用斫、剜、削、鑿、刨等方法製出胎型，或用旋床旋出外壁和底部。晚期多捲木薄胎。漢代木胎漆器，總的

發展趨勢是由厚向薄，重向輕發展的。漢代已能生產許多捲木薄胎漆器，如奩、卮、杯等。它們是用很薄的木板捲成圓筒形，接榫處削成斜面，用膠漆黏合的。這是一種非常輕巧的漆器，它既需要精細的刀具，又需要高超的技術。在先秦時期，由於刀具和技術條件的限制，這種捲木胎漆器還不多見，只有到了漢代，才能大量生產。捲木胎漆器的出現，使生產者得以從厚木、圓木的刨、削、剜、鑿的笨重勞動中解放出來。

捲木胎雖然很輕巧，但是不夠結實，容易開裂或變形，所以，人們在捲木胎上，裱上一層麻布或繒帛，然後再刮灰髹漆，使輕巧的薄木胎漆器耐用。也就在這個基礎上，人們又進一步發明了夾紵胎漆器。紵是一種細麻布，《說文·系部》：「紵，縑屬（段註：「縑者，枲屬也」），細者為絃，布白而細者曰紵」。其製法是先作胎骨模型，然後在模型上層層裱褙塗有漆灰的麻布，乾固後去其模，便形成了漆器的胎。由於麻布夾在漆灰中間，人們便稱其為「夾紵胎」，這實際上就是後世脫胎漆器的始祖。

西漢初期，人們已普遍認識到了紵與漆相結合的牢固性。如《漢書·張釋之傳》記載，漢文帝視察自己的生墳霸陵時說：「嗟呼！以北山石為椁，用紵絮斷陳漆其間，豈可動哉！」「用紵絮斷陳漆」，把整個墳墓封固，就如同銅澆鐵鑄一樣，盜墓者莫想動它分毫！這件事後來雖然沒有實行，但它卻說明紵漆結合是非常牢固的！

夾紵胎漆器有許多優點，除了牢固和輕巧之外，隨氣候變化失水或吸水的能力比木材小，很少會收縮和膨脹，不容易變形，更不會開裂，比木胎好得多。

夾紵胎漆器不是漢代的發明，早在戰國楚地已有生產，但數量很少，還處於試製階段，真正的大量流行，還是從西漢中期才開始的。以湖南長沙地區的漢墓為例：屬於西漢早期的馬王堆漢墓，出土漆器七百多件，絕大部分是木胎，夾紵胎極少；而年代為西漢中期的長沙曹娥墓，則恰好相反，出土漆器一五〇多件，絕大部分是夾紵胎

漆器<sup>⑯</sup>。又以山東地區的漢墓為例：山東臨沂銀雀山四號西漢初年墓，出土漆器四七件，其中除四件夾紵胎外，其餘全是木胎<sup>⑰</sup>；而山東長清雙乳山的一座西漢中期墓，出土大量漆器，「所有漆器都是夾紵胎，不見木胎或竹胎」<sup>⑱</sup>。考古發掘資料表明，西漢早期至中期，是漆器由木胎向夾紵胎轉變的時期。

以麻布為胎的漆器，漢代有專門的稱呼。

長沙馬王堆漢墓遣冊有「漆布小卮」、「布漆奩」的稱呼。如馬王堆一號墓遣冊竹簡一八一：「漆布小卮」，與出土實物對照，是一件麻布胎漆卮<sup>⑲</sup>。安徽阜陽雙古堆西漢初年汝陰侯墓，出土一件麻布胎漆盤，上有銘文：「女陰侯布平盤」<sup>⑳</sup>。可見，漢初麻布胎漆器多以「布」稱。

麻布胎漆器還有以「緒」稱的。湖北雲夢大墳頭一號西漢墓遣冊有「緒柄廿」的記載，與實物對照，是二十件麻布胎漆耳杯<sup>㉑</sup>。《說文·系部》：「紵或從緒省」。《說文句讀》：「紵亦通作緒」。《通典》云：「晉俳歌云：『交交白緒，節節為雙』。吳音呼緒為紵」。西漢中晚期墓出土的麻布胎漆器，多自銘為「緒」器。如長沙楊家山西漢墓出土的麻布胎漆盤，有銘文「楊子贛緒飯盤」<sup>㉒</sup>。河北滿城漢墓的麻布胎漆盤上，有「御褚飯盤」的銘文<sup>㉓</sup>。該墓發掘報告指出：「銘文中的褚字，應為紵字的假借」<sup>㉔</sup>。褚字應為緒字的另一種寫法。

從西漢中期開始，麻布胎漆器也稱作「紵器」。如西漢昭帝的鹽鐵會議上，稱麻布胎漆器為「紵器」<sup>㉕</sup>。一九五九年貴州清鎮平壩五六號西漢墓出土一件麻布胎漆盤，有銘文「元始四年廣漢郡工官造乘輿羽畫紵黃鉢飯槃」（圖二九三），自稱「紵」器。

一些東漢墓出土的麻布胎漆器，則自銘為「俠紵」或「夾紵」器。如朝鮮樂浪漢墓（王盱墓）的麻布胎漆耳杯，其銘文中「建武廿八年，蜀郡西工，造乘輿俠紵量二升二合羨棓」的記載；一件麻布胎漆盤有「永平十二年蜀郡西工夾紵行三丸宜子孫

盧氏作」的銘文<sup>(26)</sup>。

除了麻布為胎的漆器之外，還有用繒帛作胎的。長沙馬王堆漢墓遣冊有「布繒檢」的記載。繒是漢代對各種絲綢的統稱。所謂「布繒檢」，就是用麻布和繒帛為胎的漆奩。如馬王堆一號漢墓遣冊竹簡二三三：「布繒檢一，中有鏡。」該墓發掘報告說，從這件布繒檢（奩）的「器壁裂縫處，還可以清楚看到麻布紋路和細密的絲帛紋路，估計是在麻布胎上再裱一層絲帛」<sup>(27)</sup>。繒帛比麻布柔軟細密，用它做胎，能使漆器表面更加光潔美觀，造型更加輕巧，大大提高漆器的檔次。

在麻布或繒帛上直接髹漆，漢代叫「席」。東漢許慎《說文·巾部》：「席，漆布也。」漢代這些髹了漆的布匹，有的是用來做車蓬的。《後漢書·輿服志》：「公、列侯、中二千石……得乘漆布輜輶車。」《居延漢簡》簡文中，也有「蜀車漆布」的記載<sup>(28)</sup>。漆布還用來做帽子。《後漢書·輿服志》說，「長冠，一名齋冠，促漆纏為之。」這種漆纏紗帽，漢代墓葬中有較多的發現。如甘肅武威磨嘴子四八號漢墓出土一件漆纏菱紋孔紋冠<sup>(29)</sup>。山東臨沂金雀山漢代周氏墓的漆冠，是繒帛髹黑漆<sup>(30)</sup>。北京大葆台漢墓出土漆紗帽殘片，該墓發掘報告說：「這是一種絲織編結的手工藝品，實物有粗細兩種」，「外觀皆呈棕黑色，塗施的漆膜富有光澤。初見之下，彷彿是角質薄板精工打孔做的，又很像平紋織物製成的，但據顯微切片觀察，漆膜中包埋著的織物組織，為纂組結構」，「這種織物，兩漢時稱為『漆纏』，以後又稱作『漆紗』，相沿約六、七個世紀一直是製冠的高級材料」<sup>(31)</sup>。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一件非常完整的精美的漆纏紗帽，它是孔眼稀疏的紗，塗上厚厚的黑漆而成的，看去好像是用極細的烏黑發亮的金屬絲編就的一樣（圖六五）。

漢代漆布還用作坐墊，以及作防雨防潮的包裹或行囊。在新疆羅布淖爾漢代遺址，考古工作者發現了一塊西漢漆布，雖經二千多年，表面依舊漆黑光亮，這塊油漆布告訴人們，在「絲綢之路」上，中國精美的絲綢，是用油漆布包裹著，放在牲口

上，經受風雨、霜雪、烈日、塵沙的侵襲，經過萬里跋涉，才到達西方的。

我們不知道漢代是否用漆布作衣服，但是，山東諸城西郊楊家莊漢墓中，卻出土了一卷漆紗<sup>③2</sup>，甘肅敦煌馬圈灣漢代烽燧遺址出土漆紗十件<sup>③3</sup>，湖北江陵鳳凰山八號西漢墓遣策載有「漆履二兩」<sup>③4</sup>。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遣策記載有「漆履一兩」<sup>③5</sup>。《居延漢簡》也有「漆履一兩」的簡文<sup>③6</sup>。

漢代除了給銅器髹漆外，還給其它金屬器髹漆。如山東臨沂西漢墓出土的鐵胎漆鼎（圖三七）、鐵胎漆鋤（圖三五）。山西朔縣漢墓的鉛胎漆箭<sup>③7</sup>，山西渾源畢村漢墓的鉛胎漆六博籌等<sup>③8</sup>。給鐵、鉛等金屬器髹漆，漢代以前是沒有過的，它們的出現，反映了漢代漆工藝的空前繁榮，以及漢代仿漆器風尚的盛行。

竹、皮、角、藤、骨等胎漆器也有一定數量。東漢建安元年（公元一九六年）曹操《上雜物疏》說，「有漆畫韋枕二枚」、「黑漆韋枕三十枚」<sup>③9</sup>。考古發現的實物中，也有一些精品，如馬王堆一號漢墓的竹胎透雕龍紋漆勺（圖九八）。成都鳳凰山漢墓的紅漆竹笥<sup>④0</sup>。山東臨沂金雀山三三號漢墓的黃褐色漆皮帶<sup>④1</sup>。朝鮮漢墓出土的竹編漆篋<sup>④2</sup>。江蘇邗江胡場漢墓的竹胎漆盒和皮胎漆箭箙<sup>④3</sup>。廣西貴縣羅泊灣一號漢墓的漆皮甲<sup>④4</sup>。江蘇儀徵煙袋山漢墓的皮胎漆耳杯<sup>④5</sup>。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的角胎漆劍（圖六二）。山東諸城漢墓的骨胎漆圓盒<sup>④6</sup>。甘肅武威市漢墓還出土了匏胎漆葫蘆（圖二九九、三〇〇）。

漢代漆器還有用兩種以上材料製成的綜合胎。如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的九子奩的蓋和器壁是用麻布絲帛為胎，而器底則是斫本胎（圖九六）。江蘇邗江甘泉二號漢墓的十子漆奩，小奩的邊框、蓋為木胎，底則是薄銅皮為胎<sup>④7</sup>。山東巨野漢墓的二件漆盆，是銅胎外附藤蓆，蓆外又貼麻布多層，再髹黑漆，然後再漆繪紋飾<sup>④8</sup>。

漢代漆器品種，像天上繁星，真是多到無法計算，它涉及到人們生活的一切領域，衣食住行，吃喝玩樂，無不與漆器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在有限的篇幅裏，我只能

舉出一些主要的品種。

「民以食為天」。食具是人們必不可少的日常生活用品。漢代的食具，無論是餐具還是酒具，絕大多數都是漆器。以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為例，該墓出土各種食具一九〇多件，其中漆食具佔一六〇多件。計有鼎、鈎、鍾、盒、匕、卮、勺、耳杯、具杯盒、食案、食奩等。湖北江陵鳳凰山一六八號漢墓，出土食具一五〇多件，其中一四〇多件為漆食具<sup>④9</sup>，佔十分之九以上。朝鮮漢墓出土一件漆食案的銘文記載，漢常樂宮使用的漆食盤多至數千件<sup>⑤0</sup>。這些漆食具，雖同一種類，仍有許多種不同的造型：如壺，則有圓壺、扁壺、方壺、三角形壺；杯則有船形耳杯、圓形耳杯、銅座耳杯、筒形杯、單鑿卮杯、雙鑿卮杯、三蹄足卮杯、有蓋卮杯、無蓋卮杯；食案則有圓形案、方形案、長方形案；勺則有長柄簸箕形勺、瓣形柄筒形勺、馬頭柄圓形勺、鳥頭柄圓形勺、鴨形勺；有的即使造型相同，但也有大、中、小之分。如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了大中小五具相疊的托食具的漆平盤，最大的一個盤，直徑達七三·五厘米，高一三厘米，像這樣成套的大型漆盤，是以前所沒有的。

在漢代的漆食具中，有不少設計巧妙，造型奇特的精品。如湖南長沙的馬王堆漢墓、望城坡古墳塚漢墓、湖北江陵鳳凰山等漢墓出土的具杯盒，為委角方圓形，蓋與器身子母扣合嚴密，盒內疊裝七隻至十隻耳杯。一九八一年江蘇寶應縣天平鄉前走馬墩漢墓出土的彩繪漆盒，則更為巧妙奇特：這是一個高二七厘米的圓柱形漆盒，盒內套置圓形座，座上剗大中小三個橢圓形槽，槽內分別放置套合的大中小耳杯各一〇件，在耳杯之上，又反扣漆盤五件。這個漆盒內，共放置餐具三五件。疊放穩妥，製作精密，在設計上，既考慮到餐具的使用方便，又考慮到了縮小存放的空間，還有餐具的清潔衛生等（圖一八四）。

漢代有大量的日用漆器，如床、榻、枕、几、器座、鏡匣、案、箱、桶、沐盤、盒、盆、匝、罐、洗、虎子、錘、笥、茀、算籌、果盒、奩、屏風、扇、杖、尺、

量、箕、印、提筒、薰爐等，真是不勝枚舉，而且每一個品種，還有多種不同的造型，如盒，就有圓盒、方盒、長方盒、橢圓盒、海棠形盒、馬蹄形盒、盞頂盒、獸頭柄盒、鴨嘴柄盒等。其中尤其是安徽天長六號漢墓出土的鴨嘴柄盒，手握鴨嘴，嘴合則盒開；鬆手，則嘴張而盒閉，構思巧妙，世所罕見（圖二二九）。梳妝用的奩盒，更是有許多不同的造型，如有圓奩、方奩、長方奩、橢圓奩、「匱」形奩、馬蹄形奩、雙菱形奩、月牙形奩、長方半月形聯奩、三足三鈕筒形奩；有單層奩、雙層奩、三層奩；有三子奩、五子奩、六子奩、七子奩、八子奩、九子奩、十子奩、十一子奩等。有的奩內還用木片或金屬片分隔成格。這些奩多是夾紵胎，壁薄而堅，非常輕巧。漢代大型傢具，像屏風、床、榻，因體積太大，難以隨葬。但屏風在漢人生活中廣為使用，所以在大型墓葬中，有實物或明器出土。

由於漢代是一個武力強盛的時代，打擊外來侵略和積極拓展疆域的行動，幾乎從未間斷，如漢武帝三征匈奴，誅兩越，擊朝鮮、伐大宛，每次出動軍隊，少則數萬，多則數十萬。《漢書·李廣傳》記載，李廣率領五千步兵與匈奴作戰，「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矢如雨下」，「一日五十萬矢皆盡」，每人每天消耗箭一百支，一支數十萬人的部隊，消耗的箭就多得驚人。所以，當時漆兵器是國家漆工業的主要部分之一。

漢代墓葬出土了大量兵器，如山東淄博市西漢齊王墓隨葬器物坑，出土各種實用漆兵器近二千件，這些兵器的柶、鞘、箭桿，均髹黑褐色漆，有的還有朱色捲雲和菱形紋飾<sup>⑤1</sup>。但也有一些墓葬出土的漆兵器是禮器或明器。

喪葬用具是漢代髹漆工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無論貴賤，人死必以一漆棺葬。但是，統治階級對葬具特別講究，並有等級之分。《後漢書·禮儀志》記載：「諸侯王、公主、貴人皆樟棺，洞朱、雲氣畫。公、特進樟棺黑漆。中二千石以下坎侯漆」。這裏棺上髹漆，也視等級不同而分為三等。即洞朱雲氣畫、黑漆、坎侯漆。長

沙馬王堆一號漢墓的彩繪漆棺，安徽潛山漢墓的漆棺，就是洞朱雲氣畫。這些彩繪漆棺，是我國漆工藝史上不可多得的藝術珍品（圖五〇、一〇五一—一九）

除漆棺外，漆葬具還有漆面罩、漆苓床，以及各種模型冥器。漢墓還出土了髹漆娛樂用品：六博、琴、瑟、筑、排簫、竽、編磬等。漆文具：硯匣、書案、筆、筆筒等。

四川綿陽永興鎮西漢墓出土一件精美的人體經脈漆雕，是非常珍貴的科技文物，它是目前發現最早有關經脈的實物，為中醫經脈學說的形成和發展，提供了可貴的實物資料（圖一五八）。安徽省阜陽雙古堆西漢汝陰侯墓和甘肅武威磨嘴子六二號漢墓出土的髹漆栻盤（圖二九五），是研究古代天文歷法和占卜的科技文物。

漢代的交通工具，如車、船等亦髹漆。如四川綿陽永興雙包山二號西漢墓出土單轅和雙轅漆車二十多輛（圖一五七）。北京大葆台漢墓出土三輛朱輪塗金彩的漆車，山東曲阜九龍山漢墓出土漆車十二輛，河北滿城漢墓出土各種彩繪漆車十輛。可惜這些車輛多數已腐朽，僅留下大量漆皮。

### 三 漆器裝飾手法

漢代漆器特別重視裝飾。西漢揚雄的《蜀都賦》說：「眾器雕琢，早刻將星，朱緣之畫，邠盼麗光。龍蛇蜿蜒錯其中，禽獸奇偉髦山林。」漢代的漆器美麗極了！

漢代漆器裝飾手法非常多，初步統計，多達十餘種。

#### 油漆繪畫

油漆繪畫，是漢代漆器裝飾的主要手法之一。

在漆液中，加進各種顏料，就可以製成各種色漆。如漢代文獻常常說到的「丹漆」，就是在漆液中加進丹砂製成的朱色漆。但在漆液中加進顏料，只能配製出顏色

較深的漆，因為生漆剛剛從樹上採割下來時，為乳白色，接觸空氣後，逐漸變為紫紅色，最後變成光亮的黑色漆膜，所謂「白似雪，紅似血，黑似鐵」。人們常常用漆來譬如黑色，所謂「漆黑」。詩所謂「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sup>⑤2</sup>。所以，西漢劉安的《淮南子·齊俗訓》說：「漆不厭黑。」同書《說山訓》又說：「染者先青而後黑則可，先黑而後青則不可；工人下漆而上丹則可，下丹而上漆則不可。萬事由此，所先後上下，不可不審。」為甚麼「下丹而上漆則不可」呢？這是因為漆是黑色的，如果在丹色上髹漆，丹色就會被漆的黑色所遮蓋而看不見。故明代黃成《髹飾錄》「水積」條楊明註：「漆之為體，其色黑，故以喻水。」在「坤集」中楊明又註：「黑唯宜漆，而白唯非油則無應矣」。「如天藍、雪白、桃紅則漆所不相應也，古人畫飾多用油」。凡是淺色、淡色，必須用油，一般在乾性油中加入淺淡色顏料製成。用這種方法製成的色漆，稱為「油漆」。

漢代稱油漆繪畫為「油畫」。《後漢書·輿服志》記載：「大貴人、貴人、公主、王妃，封君油畫輶車」。「油畫輶車」，就是指用油漆畫紋飾的漆輶車。

漢代漆器上的「油畫」，和始於古希臘、十七世紀傳入中國的西洋油畫，有很多相似之處，如都是用油調顏料作畫，顏色有較強的遮蓋力。所以有人說，中國油畫不是外來品種。但是，中國油畫和西洋的油畫，必竟還是有不同的地方，如西洋油畫所使用的油，是亞麻仁油、核桃油、罂粟油，而漢代的油畫，則主要是用我國特產的乾性植物油——桐油或荏油。

漢代漆器上的繪畫，黑紅二色多用漆畫，淺淡顏色多用油畫，但無論漆畫還是油畫，都是用毛筆來進行的。其主要畫法，有線描、平塗和渲染，而其中又以線描為主。漢代漆繪線條，以纖細為其特徵。這種畫法，是畫家緊握筆桿，手力貫注到筆尖，提筆中鋒運動，一絲不苟，每根線條從頭到尾，筆力送到，所以，線條既挺拔，又柔和，而且富有彈性。

由於漆器品種繁多，器形又很複雜，作畫的面有凸面、凹面、曲面；有圓形、長方形、正方形、橢圓形、菱形、半月形，以及各種不規則的幾何形面，畫家必須根據各種複雜器形的具體情況，遵循美學的規則，設計出各種適合圖案和紋飾。

從現存漢代漆器的圖案來看，畫家是靈活地、充分地運用了對稱與平衡的構圖原則的。如在圓形、方形、橢圓形、長方形或菱形、三角形等的輪廓線內，常常採用對分、三分、四分構圖法。如湖北江陵鳳凰山八號漢墓的龜甲形盾，就是典型的對分構圖法（圖一四一）。四分構圖法，見於馬王堆一號漢墓的雲龍紋「君幸酒」漆耳杯（圖八二）、江蘇邗江縣甘泉鄉姚莊漢墓的七子壺蓋底（圖二五四）。但是，在圓形、橢圓形面上，則大量採用三足鼎立式的三分構圖法。如江蘇邗江縣楊壽鄉李崗村寶女墩漢墓的漆盤（圖二五三）、安徽天長市城南鄉三角圩漢墓的龍紋漆盤（圖二一五）、湖北江陵縣鳳凰山一六八號漢墓出土的三魚紋漆耳杯（圖一三九）、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的三鳳紋漆盒（圖一〇三）等，都是在圓形內圍繞圓心三組圖案，各組圖案既獨立，有的花紋線條又有相聯和交叉，構成一個整體適合圖案。它們有極好的平衡感，在佈局嚴謹之中，又顯得生動活潑。

由於漆器的器形複雜多變，只能一件一件手工描繪，所以，每一件漆器繪畫，都是一個藝術創造的過程；又由於成百上千的漢代畫工，不同的個性、不同的藝術素養，他們對藝術形象和意境的不同追求，以及漢代前後四百多年不同時期意識形態方面的變化，還有地域性的不同，因而使現存數以萬計的漢代漆器中，存在著多種不同的藝術風格和流派。如耳杯，各地漢墓均有出土，但不同地域生產的耳杯，其紋飾均有特點，顯示各自的風格，這說明在漢代空前統一的國度裏，在統一的意識形態下，繪畫內容比較一致，但因各地畫師風格和流派的不同，即使是一種產品，也變得千差萬別，豐富多彩。

漆畫是在複雜的器形上進行的，它比在絹、紙、平板和壁上作畫，要困難得多。